“嘎唔！”挥舞着手臂，我从黑暗中跳起。

又被冻醒了吗...看着因我突然起身而掉落在一旁的毛巾轮廓，我若有所思。

似乎这个“又”，用的不太恰当呢...

揉了揉眼睛，我走向窗边看往天空。

启明未现...鸡鸣尚息...结合深秋这一时节来看，应该是五六点左右吧。

难得起这么早啊，干些什么呢...突然，我像是想到什么一般，眼中光芒一凛。

这么早的时间...卧室的房门也不像开过的样子——灰应该还在熟睡之中吧，那么乘这段时间，我是不是应该 ，我是不是应该！！

——把早饭做好呢？看那家伙也不像是会主动起来做早饭的人。

家中还有一些速食粥，我打开口味不同的几罐，倒入锅中，再在加一些水后进行加热，这样，在稍等一会儿后，我就会收获一整锅美味的...粥糊了。

玩家“晓天”获得中毒状态，请及时服用解毒药剂。

浑蛋，是谁在吐槽我？！要知道，午饭晚饭暂且不提，唯有这最最营养丰富的早餐，我是只要一有机会，就一定会为自己下厨的！这一年下来，技艺手法早已非昨日阿蒙！

为什么，为什么眼泪止不住地在往下流呢...

在我把热好的粥糊，不，是营养早餐粥端上餐桌时，灰正一副睡眼朦胧的表情走出房门，身上穿着一件粉红色的，印有小恐龙图像的睡衣，长长的头发散披其上，还能看见有几根呆毛突兀的乍起。

这样的睡衣肯定不会是在我的房间里找到的，这么说来...她昨天回了趟家去取行李了吧，顺此而想，在我好久再没踏足的卧室里，应该已堆满了她的东西——微妙的有些不爽。不知道他们家的房子现在怎么样了？估计被银行冻结使用，准备进行拍卖抵债了吧。

说不定我还能去捡捡漏呢！不过若是因此而被灰打死就有些得不偿失了。

不说那些无聊的，在这丫头穿着睡衣从房间里出来时，我还以为会有些令人心情愉悦的福利呢，结果......什么嘛，这家伙根本连卖福利的资本都没有好吗！

“为什么一直盯着我看？”灰的声音似乎带了一点羞涩——那当然是不可能的，她的声音一如既往的如水泥地面般平静——虽然带了一个“水”字，但无论是理论上来说还是现实而言，都绝不会泛起一点水花。

“脸都没洗，好脏。”我一脸鄙视的说着，眼中带着天之从容。

“你的脸，洗了吗？”灰微微歪了歪头，看着我的脸。

一箭穿心！我无助地跪倒在地。

——不过，她刚才的动作好萌啊！

我打着哈欠走入教室，随手将书包扔下后便迫不及待地趴在桌子上。

起得这么早...果然好不习惯啊...

“喂！”有人捅了我一下，无视。

“喂！！”对方接着捅，继续无视。

对方看我不理它（？），也就不再出声，不过手上的动作倒是变本加厉起来，开始往我身上乱捅。

这是要给我加送“肯德基全身捅”的节奏？

不过——哼哼，这对我可无半点效果！要知道我可是人称“能一口气吃两个全家桶的晓天大人”的存在，这种程度对我而言可是日常级别的！

捅在腰上——痒...不过还能忍——然后推。

教练，“推”是什么鬼啊，不是说好只用“捅”吗？这不符合规则啊教练！

只见我若再不有所行动恐怕真会被对方推往桌下，我也只能万分不情愿地抬起头，看向这个站在我身旁，正一脸好奇地看着我的人类青年。

楚鹏，与我同班中少有的能与我长时间维持住朋友关系的存在——或许称为死党也亦无妨。性格恶劣，是那种会被周围人打死的程度，而至今还能这样活蹦乱跳，也是因为他在武力值上有超人之处。据说在初中部还有一个妹妹，想必这位妹妹一定会为有如此哥哥而哀鸣悲泣。

“我说啊，昨天也是，今天也是，你这么一脸疲惫地来上学，一副随时要虚弱而死的样子——你昨晚上都在，不，是都去干什么了啊？”楚鹏的脸又往我这边凑了凑，眼中闪烁着不可名状的狼性之光，语气与其说是在好气，倒不如说是在期望着什么。

想要奇怪的答案么？我没好气地盯着他。给你便是。

“大鸟啊！身为吾友，却连此事都未能猜出，实是有愧于汝之身份啊！也罢，就让本天给你指点一二吧！其实，本天最近正一直在研究‘主瞳’曲线系，天天研究至深夜难眠，故有如此失态。”高深莫测地看他一眼，我不知从何处掏出一把大折扇，顺手展开，轻轻一扇，顿时，一种秋风中萧瑟的落魄诗人，不，是麦波中潇洒的得道仙人的形象便浮然于此。

“切，鬼话都不知道编好些。算了，不想说的话我就先不逼问，不过，以后再有如此事情的话，嘿嘿嘿嘿......”朝我挤眉弄眼一番，对方便带着莫名的笑声离去了。

其实也不算是鬼话啊...不管了，乘他离开，我赶快补上一...

上课铃声正好响起。

对我而言，上课意味着什么呢？在我的人生轨迹中，上课所以学到的内容不可以说毫无用处，但也着实影响不大。那么，这样的我还要每日坚持来到学校，目的或许只有一个了，便是维持住自己与社会间最后的一点联系，让自己不至于与人类整体彻底脱节——但或许这样做更糟糕不是么？

当一个人需要刻意去维持自己与一个团体的联系时，他与这个团体就实际而言，恐怕早已是背道而驰。

在不知不觉中，白天悄然而逝。